



# 季羨林谈人生

季羨林 著



# 季羨林谈人生

季羨林 著

(鄂)新登字0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季羡林谈人生 / 季羡林著. --武汉：武汉出版社，2011.8

ISBN 978-7-5430-6160-6

I . ①季… II . ①季… III . ①人生哲学 – 通俗读物

IV . ①B8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53171号

---

## 书 名 季羡林谈人生

---

著 者：季羡林

选题策划： 长江传媒

责任编辑：梁桂莲

特约编辑：姜程程 左夕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03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 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 zbs@whcbs.com

印 刷：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0.5 字 数：333千字

版 次：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6.00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 目 录

## •季羨林谈人生

人生 / 001

再谈人生 / 003

三论人生 / 005

在狗年元旦抒怀 / 007

人生漫谈 / 009

人生之美 / 013

希望在你们身上 / 016

漫谈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 018

人生小品 / 020

禅趣人生 / 023

不完满才是人生 / 026

做真实的自己 / 028

一寸光阴不可轻 / 029

我写我 / 031

十年回顾 / 033

时 间 / 039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 042

成功 / 067

谈礼貌 / 069

满招损，谦受益 / 071

谦虚与虚伪 / 073

当时只道是寻常 / 075

# 目 录

## 季羨林谈人生 •

容忍	/ 077
爽朗的笑声	/ 079
知足知不足	/ 083
有为有不为	/ 085
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	/ 087
开卷有益	/ 093
慈善是道德的积累	/ 096
抓住一个问题终生不放	/ 098
真理愈辨愈明吗?	/ 100
我害怕“天才”	/ 102
实话实说	/ 105
学术良心或学术道德	/ 107
追梦	/ 110
对待不同意见的态度	/ 114
走运与倒霉	/ 116
毁誉	/ 118
从哲学的角度看中餐和西餐	/ 120
世态炎凉	/ 122
糊涂一点潇洒一点	/ 125
难得糊涂	/ 128
缘分与命运	/ 130

# 目 录

## •季羨林谈人生

做人与处世 / 132
牵就与适应 / 134
隔膜 / 136
坏人 / 139
傻瓜 / 141
三思而行 / 143
我的美人观 / 145
我的座右铭 / 149
座右铭（老年时期） / 153
目中无人 / 154
我的怀旧观 / 157
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一切问题 / 159
衣着的款式 / 161
思想家与哲学家 / 163
养生无术是有术 / 165
忘 / 168
漫谈伦理道德 / 172
勤奋、天才（才能）与机遇 / 179
我们面对的现实 / 182
漫谈撒谎 / 186
漫谈消费 / 189

# 目 录

## 季羡林谈人生。

论恐惧 / 192
论博士 / 194
论教授 / 196
论压力 / 198
论怪论 / 200
论正义 / 202
尊师重道 / 207
赋得永久的悔 / 209
爱情 / 215
温馨, 家庭不可或缺的气氛 / 221
希望21世纪家庭更好 / 224
人间第一爱 / 226
人间自有真情在 / 228
我的老师们 / 230
回忆 / 236
谈孝 / 239
谈老 / 241
老年 (1) / 243
老年 (2) / 245
老年 (3) / 248
谈老年 (1) / 250

# 目 录

## •季羨林谈人生

- 谈老年（2） / 252
- 谈老年（3） / 254
- 老年十忌 / 257
- 老年四“得” / 269
- 老马识途 / 271
- 长生不老 / 273
- 长寿之道 / 275
- 八十述怀 / 277
- 九十述怀 / 283
- 九三述怀 / 293
- 九十五岁初度 / 297
- 新年抒怀 / 300
- 虎年抒怀 / 305
- 梦游21世纪 / 310
- 千禧感言 / 312
- 迎新怀旧——21世纪第一个元旦感怀 / 315
- 新世纪新千年的寄语 / 319

# 人 生

在一个“人生漫谈”的专栏中，首先谈一谈人生，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未可厚非的。

而且我认为，对于我来说，这个题目也并不难写。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在人生中已经滚了八十多个春秋了。一天天面对人生，时时刻刻面对人生，让我这样一个世故老人来谈人生，还有什么困难呢？岂不是易如反掌吗？

但是，稍微进一步一琢磨，立即出了疑问：什么叫人生呢？我并不清楚。



季羡林与哲学家任继愈教授、中村元博士在一起

不但我不清楚，我看芸芸众生中也没有哪一个人真清楚的。古今中外的哲学家谈人生者众矣。什么人生意义，又是什么人生的价值，花样繁多，扑朔迷离，令人眼花缭乱；然而他们说了些什么呢？恐怕连他们自己也是越谈越糊涂。以己之昏昏，焉能使人昭昭！

哲学家的哲学，至矣高矣。但是，恕我大不敬，他们的哲学同吾辈凡人不搭界，让这些哲学，连同它们的“家”，坐在神圣的殿堂里去独现辉煌吧！像我这样一个凡人，吃饱了饭没事儿的时候，有时也会想到人生问题。我觉得，我们“人”的“生”，都绝对是被动的。没有哪一个人能先制定一个诞生计划，然后再下生，一步步让计划实现。只有一个人是例外，他就是佛祖释迦牟尼。他住在天上，忽然想降生人寰，超度众生。先考虑要降生的国家，再考虑要降生的父母。考虑周详之后，才从容下降。但他是佛祖，不是吾辈凡人。

吾辈凡人的诞生，无一例外，都是被动的，一点主动也没有。我们糊里糊涂地降生，糊里糊涂地成长，有时也会糊里糊涂地夭折，当然也会糊里糊涂地寿登耄耋，像我这样。

生的对立面是死。对于死，我们也基本上是被动的。我们只有那么一点主动权，那就是自杀。但是，这点主动权却是不能随便使用的。除非万不得已，是决不能使用的。

我在上面讲了那么些被动，那么些糊里糊涂，是不是我个人真正欣赏这一套，赞扬这一套呢？否，否，我决不欣赏和赞扬。我只是说了一点实话而已。

正相反，我倒是觉得，我们在被动中，在糊里糊涂中，还是能够有所作为的。我劝人们不妨在吃饱了燕窝鱼翅之后，或者在吃糠咽菜之后，或者在卡拉OK、高尔夫之后，问一问自己：你为什么活着？活着难道就是为了恣睢的享受吗？难道就是为了忍饥受寒吗？问了这些简单的问题之后，会使你头脑清醒一点，会减少一些糊涂。谓予不信，请尝试之。

1996年11月9日

## 再谈人生

人生这样一个变化莫测的万花筒，用千把字来谈，是谈不清楚的。所以来一个“再谈”。

这一回我想集中谈一下人性的问题。

大家知道，中国哲学史上，有一个不大不小的争论问题：人是性善，还是性恶？这两个提法都源于儒家。孟子主性善，而荀子主性恶。争论了几千年，也没有争论出一个名堂来。



季羡林老先生与孙子一家在一起

记得鲁迅先生说过：“人的本性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记错了，由我负责）这同中国古代一句有名的话，精神完全是一致的：“食色，性也。”食是为了解决生存和温饱的问题，色是为了解决发展问题，也就是所谓传宗接代。

我看，这不仅仅是人的本性，而且是一切动植物的本性。试放眼观看大千世界，林林总总，哪一个动植物不具备上述三个本能？动物姑且不谈，只拿距离人类更远的植物来说，“桃李无言”，它们不但不能行动，连发声也发不出来。然而，它们求生存和发展的欲望，却表现得淋漓尽致。桃李等结甜果子的植物，为什么结甜果子呢？无非是想让人和其他能行动的动物吃了甜果子把核带到远的或近的其他地方，落在地上，生入土中，能发芽、开花、结果，达到发展，即传宗接代的目的。

你再观察，一棵小草或其他植物，生在石头缝中，或者甚至压在石头块下，缺水少光，但是它们却以令人震惊得目瞪口呆的毅力，冲破了身上的重压，弯弯曲曲地、忍辱负重地长了出来，由细弱变为强硬，由一根细苗甚至变成一棵大树，再作为一个独立体，继续顽强地实现那三种本性。“下自成蹊”，就是“无言”的结果吧。

你还可以观察，世界上任何动植物，如果放纵地任其发挥自己的本性，则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哪一种动植物也能长满塞满我们生存的这一个小小的星球地球。那些已绝种或现在濒临绝种的动植物，属于另一个范畴，另有其原因，我以后还会谈到。

那么，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哪一种动植物——包括万物之灵的人类在内——能塞满了地球呢？

在这里，我要引老子的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是造化小儿——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有没有？他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不信什么上帝，什么天老爷，什么大梵天，宇宙间没有他们存在的地方。

但是，冥冥中似乎应该有这一类的东西，是他或它巧妙计算，不让动植物的本性光合得逞。

1996年11月12日



## 三论人生

上一篇《再论》戛然而止，显然没有能把话说完，所以再来一篇《三论》。造化小儿对禽兽和人类似乎有点区别对待的意思。它给你生存的本能，同时又遏制这种本能，方法或者手法颇多。制造一个对立面似乎就是手法之一，比如制造了老鼠，又制造它的天敌猫。

对于人类，它似乎有点优待。它先赋予人类思想（动物有没有思想和语言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又赋予人类良知良能。关于人类本性，我在上面已经谈到。我不大相信什么良知，什么“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但是我又无从反驳。古人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几希”者，极少极少之谓也。即使是极少极少，总还是有的。我个人胡思乱想，我觉得，在对待生物的生存、温饱、发展的本能的态度上，就存在着一点点“几希”。

我们观察老虎、狮子等猛兽，饿了就要吃别的动物，包括人在内。它们绝没有什么恻隐之心，绝没有什么良知。吃的时候，它们也绝不会像人吃人的时候那样，有时还会捏造一些我必须吃你的道理，做好“思想工作”。它们只是吃开了，吃饱为止。人类则有所不同。人与人当然也不会完全一样。有的人确实能够遏制自己的求生的本能，表现出一定的良知和一定的恻隐之心。古往今来的许多仁人志士，都是这方面的好榜样。他们为什么能为国捐躯？为什么能为了救别人而牺牲自己的性命？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的脊梁”，就是这样的人。孟子所谓的“浩然之气”，只有这样的人能有。禽兽中是绝不会有“脊梁”，有什么“浩然之气”的，这就叫做“几希”。

但是人也不能一概而论，有的人能够做到，有的人就做不到。像曹操说：“宁要我负天下人，不要天下人负我！”他怎能做到这一步呢？

说到这里，就涉及伦理道德问题。我没有研究过伦理学，不知道怎样给道德下定义。我认为，能为国家，为人民，为他人着想而遏制自己的本性的，就是有道德的人。能够百分之六十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四十为自己着想，他就是一个及格的好人。为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越好，道德水平越高。百分之百，所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是绝无仅有。反之，为自己着想而不为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越坏。到了曹操那样，就算是坏到了顶。毫不利人，专门利己的人，普天之下倒是不老少的。说这话，有点泄气。无奈这是事实，我有什么办法？

1996年11月13日

## 在 狗年元旦抒怀

鸡年退位，狗年登场。

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第一句话是没有错的。天和人确实都增了寿。

寿，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吉祥的词儿。有什么人不喜欢增寿呢？过去，我也是这个意见。但是，宛如电光石火一般，九十五岁之年倏然而至。现在再听到增寿这样的词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现在已是百岁老人，离开生命的极限，还有多长多远，我自己实在说不清楚，反正是不会太远了。现在再说增寿一年，就等于说，向生命的极限走近了一年，这个道理不是一清二楚吗？

然而，我并不悲观。有寿可增，总是好事，我现在最感到幸福、感到兴奋的是，我有幸活在当前的中国。自从五十多年前所谓解放以来，第一阵兴奋波一过，立即陷入苦恼和灾难中，什么事情都要搞运动。什么叫运动呢？就是让一部分人（老知识分子除外）为所欲为，丢掉法律和道德，强凌弱，众暴寡。对于这种情况，我不是空口说白话，我有现身的经历。因此，全国人民对今天的中国都感到幸福，而我这个过来人更特别感到幸福。国家领导人从来不搞大轰大嗡，而是不声不响地为全国人民做实际需要的工作，全国人民如处春风化雨中。

我写这篇短文的心情，就是春风化雨。

今天是狗年元旦。这个元旦同其他年的元旦是大同小异。但是，对我来说，却还有不同的意义。今年是我回国六十周年纪念，是我参加北京大学工作六十周年纪念，是我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六十周年纪念。虽然说了三项六十周年，在时间上只有一个六十周年。这个六十周年一过，我已经走到了九十五岁了，而且还要走上前去，一直走到不能再走的时候。

年轻时候，读过胡适之先生的一首诗：

略有几根白发，  
心情微近中年。  
既成过河卒子，  
只有奋勇向前。

我不理解，适之先生的“过河卒子”从何而来。因此也没有过河卒子的感觉。但是，不管你是不是过河卒子，反正你必须奋勇向前。

2006年1月1日于301医院

# 人 生漫谈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准备出版我在上海《新民晚报》“夜光杯”这一版上陆续发表的“人生漫谈”。这当然是极令我欣慰的事。出版这样一个小册子，本来是用不着写什么“自序”的，写了反而像俗话说的那样“六指子划拳，多此一指”。但是，我想来想去，似乎还有一些话要说，这一指是必须多的。

约莫在三年前，我接到上海《新民晚报》“夜光杯”版的编辑贺小钢（我不加“同志”、“女士”、“小姐”等等敬语，原因下面会说到的）的来信，约我给“夜光杯”写点文章。这实获我心。专就发行量来说，《新民晚报》在全国是状元，而且已有将近七十年的历史，在全国有口皆碑，谁写文章不愿意让多多益善的读者读到呢？我立即回信应允，约定每篇文章一千字，每月发两篇。主题思想是小钢建议的。我已经是一个耄耋老人，人生经历十分丰富，写点“人生漫谈”（原名“絮语”，因为同另一本书同名，改）之类的千字文，会对读者有些用处的。我认为，这话颇有道理。我确已经到了望九之年。古代文人（我非武人，只能滥竽文人之列）活到这个年龄的并不多。而且我还经历了中



◀ 耄耋之年